泳齋近思錄衍註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代郡楊　伯嵒　彥瞻

省察 損人欲復天理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通書伯嵒按晦翁曰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濂溪先生曰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遺文【伯嵒】【[illegible]】晦翁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伊川先生曰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　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

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伯[illegible][illegible]或問夫子何不言非禮勿思曰動即思也如情動於中豈不是思伊川作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曰思曰爲蓋兼言之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顏子無形顯之過　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

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所以貞正之道爲可吝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宫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

天理而已

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决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故夬之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

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以上並易傳 伯昌按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二雖剛中之質然與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失其剛中之德所以爲不正之節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 夫子答以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仁也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 伯昌曰 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寛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个麄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九德最好【伯恭】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而塞彊而義此所謂九德也　東萊曰大率人寬則多失之闊略須是寬中又自有整齊處人柔多失之委靡須是柔中又自有卓立處人愿則做事謹慤恥言人過與人交多不蓋情凡人有不是處便不敢說彼必自以爲恭殊不知責難於君謂之恭待人不以誠實乃爲不恭之大者亂者能治亂之人必恃才作爲大則爲繇小則爲盜成括須是人加之以敬則處事必當擾者能慣熟其事才恃其能慣熟其事便把事做慢看了反失事之猶豫不決當加果毅之工夫直者多失於訐須是養之以溫簡者多失之鹵莽須是有圭角廉隅

剛者多不充實其內便是血氣之剛如根也慾焉得剛則不可謂之剛惟剛而能塞如孟子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彊者多失於勇而無義以為亂惟有義如孟子之勇於義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舊註一本注云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　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

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祖了諸君便道
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
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
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辟
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
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伯品】聖人因事當怒而怒之是怒因物而
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姸媸在物非鏡先有姸媸也世之人固有
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
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

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以上並遺書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謝子與　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　伊川曰

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　謝曰也只去个

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

裏若按伏得這个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

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

思者也

思叔詬罵僕夫　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

慙謝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若是見不賢而内自省蓋

莫不在己 以上並外書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慾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正蒙下同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illegible]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故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善惡不兩立出彼則入此故曰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

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
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
不尤人學之至也以上並正蒙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
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是
故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
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
之來橫渠論語說

矯輕警惰 語録下同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于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

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
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
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
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
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
親與得效最速　仲尼甞曰吾見其居於位
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
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
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狥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伯曰 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爲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

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泝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五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代郡楊　伯嵒　彥瞻

處家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爲己之學也經解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易傳下同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

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illegible]蠱之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illegible]

經 蠱之九三曰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 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 周易下經 家人之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衍義補】歸妹之九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世人多愼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遺書下同【衍義補】誠齋曰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

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

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　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賔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

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伯恭老泉族譜引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

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邪若 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 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

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
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
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
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
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
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禄薄克己爲義
人以爲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
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
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娶侯氏侯夫

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頼其内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行仁恕寛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寛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

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伯爵按曲禮注云絮猶調也為其詳於味也）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

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
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
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
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
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
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
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

毋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横渠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

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陽貨篇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註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歧周被江漢之域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爲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化諸侯繫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

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語錄

泳齋近思録衍註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代郡楊　伯嵒　彥瞻

處己 出處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易傳

下同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

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illegible]】需之初九曰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茍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决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

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illegible]】隨之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illegible]】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

俟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釋】

【解】遯之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謂雖遯之時尚當

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猶當盡力以扶持不可亦意遽藏縮手而不之救也陰浸而長亦必以漸尚可以其道而小正之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 孔 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

巳及而不能去矣[illegible]明夷之初九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垂翼謂害其所以行者君子知幾故亟去之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

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謂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初以陰居下應九四又不中正欲晉而見摧者也惟守正則吉罔孚者謂設不爲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危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伯溫按 困之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

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井之九三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

革之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蹈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伯爵按 鼎之九二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伯爵按 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六二居中得正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爲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爲腓之象股動則腓隨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

隨焉言不聽道不行故其心不快遲聽下從也今以在上者未能下從所以不拯而唯從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伯禹讀艮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伯禹讀明道先生見寺墻上書要不閙守本分云此是好語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

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伯溫按】艮之上九曰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

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个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也 先生曰汝之是心巳不可入於 堯 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

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伯淳曰聞學妙矣子貢遊夫子之門蓋日聞所不聞矣乃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不以口傳耳授爲聞而以了悟爲聞也夫子恐學者守易曉之空言而不聞至精至賾之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

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

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爲可畏
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
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然學
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
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
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个
是而已

孟子辨　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
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伯囂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聖狂相去何啻霄壤而特在一念之間然則一念在義則爲舜一念在利則爲跖舜跖之分不待見諸行事也顧所念慮者如何耳義與利只是个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　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問邢七久從　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　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　程子　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　子弗荅湜曰如何

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戸部問不支俸錢戸部索前任曆子　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舊註）舊例初入　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　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廪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戸部自爲出券曆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　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

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
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　先生曰只爲而
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
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　先生曰此事體
又别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别時說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
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
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
巳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

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　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

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柰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以上並遺書　伯溫　上蔡先生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年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泫及釋褐時　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費却閑心力若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録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不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

心哉文集【官箴】闡之誠齋先生曰始仕之法大槩有六一曰廉二曰惠三曰明四曰勤非惠不能愛民非明不能燭物非勤不能舉職三者具矣非根之以廉則惠一變至於虐明一變至於昬勤以汲汲於其私而悠悠於其民故舉一而三自應此外有餘力則以讀書學文如不讀書終爲凡民如不學文終爲俗吏誠齋之言其後進之藥石歟故周官小宰弊羣吏之治而六計皆以廉爲首使居官皆廉吏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說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晝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泳齋近思録衍註卷之七